

湯頭錢數抉微



湯頭歌訣原叙

古人治病藥有君臣方有奇偶劑有大小此湯頭所由來也仲景為方書之祖其傷寒論中既曰太陽症少陽症太陰症少陰症矣而又曰麻黃症桂枝症柴胡症承氣症等不以病名病而以藥名病明乎因病施藥以藥合症而後用之豈苟然而已哉今人不辨症候不用湯頭率意任情治無成法是猶制器而廢準繩行陣而棄行列欲以己病却疾不亦難乎蓋古人製方位使君臣配合恰當從治正治意義深長如金科玉律以為後人稽則惟在善用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如淮陰背水之陣諸將疑其不合兵法而不知其並在兵法之中也舊本有湯頭歌訣辭多鄙率義弗該明難稱善本不揣愚瞽重為編輯併以所主病症括入歌中間及古人用藥製方之意某病某湯門分義悉理法兼備體用具全千古心傳端在於此實醫門之正宗活人之靈藥也然古方甚多難以盡錄量取便用者得歌二百首正方附方共三百有奇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以此提綱挈領苟能觸類旁通可應無窮之變矣是在善讀者加之意耳

康熙甲戌休寧八十老人汪昂題

章氏補正湯頭歌括例言

一汪詒菴此書本為初學便讀起見。風行一時。幾已家絃戶誦。不才如僕。何敢作貂尾之續。但古方精神全在所用之分兩。而原歌於分兩漏不編入。是為缺點。特取而訂正之。一今醫於某病某湯講求者眾。獨於所用分兩往往輕視。處方時隨意填寫。幾成習慣。殊不知同此一藥。重用之則治此病者。輕用之則治彼病矣。試取經方而細辨之。方信余言之不謬。是編於此等處。煞費苦心。間為指出。舉一反三。是在學者。

一古方於今醫所視為虎狼藥者。往往有重用至二三兩。遵古則駭俗。減輕則失其本意。而藥必不靈。是在神而明之。隨機應變。故余於此等古方歌括中。不插分兩。悉仍其舊。且有深意。願學者細心辨之。

一僕於醫道。雖寢饋有年。惟醫學高深。究難自信。此篇僅藉一得之愚。為後學計耳。非敢問世。倘海內鴻達匡而正之。尤所厚望。

錢數抉微自叙

予不喜筆墨。獨閱醫書二十餘載。無一不確求底蘊。竊以靈素難經。仲景叔和。註釋彰明。自唐宋以下。名醫輩出。燦陳方書。已無遺漏。惟分兩一道。自古迄今。訛未道破。絕少發明。不第學者茫然。即近代名醫。往往視為細微。忽畧不講。然考諸經義。治上中下三焦者。自一二錢以至三錢。各有定分。參攷古方神效之由。實在錢數製化之妙。爰就一得之愚。載

諸簡編以公同好雖小慧而為之猶賢也乎。
民國二年夏月紹興納川章方汶題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

重訂補註湯頭歌全括

休寧汪 昂詒菴原輯

紹興章納川方汶重編

補益之劑

四君子湯

局方

皆二錢參朮茯苓減草

人參白朮茯苓各二錢甘草一錢

益以夏陳名六君

陳皮

祛痰補氣

陽虛餌二陳除痰四君補氣脾弱陽虛宜之

除却半夏名異功

散錢

或加香砂胃寒已

如砂

仁行氣溫中名附方分兩亦有定別求古方茲不備章納川曰參朮苓甘補氣健脾不

偏不依故名君子蓋人參之氣直白朮之氣橫人參無白朮其氣不入絡白朮無人參

其氣不入經故多吃白朮其氣左右不能出胸悶飽滿者多參朮同用共相依符方能

達貫週身臟腑之間獨吃人參其氣亦不久留因參之氣直如口中酒氣上能出下亦

能泄取快一時而不久蓋人之氣血日耗全藉日生陽虛氣弱之人得參朮相助乃能

運化日用飲食之物夫食化津液血氣運化速自然氣旺血冲藥性雖去已無妨也脾

為濕土恐有阻滯之患故佐茯苓泄濁下走尤能升清氣上行故為陰中之陽與別藥

滲濕直走於下者不同甘草和中調和諸藥不使其急去補氣利濕之藥雖多此方竟

無一藥可代古人用藥精妙之意如此又四君子湯為中州之藥獨守中州其分兩用

二錢者亦中州之錢數也



升陽益胃

垣湯東

著二錢。羌獨芍防五分。先參夏草分陳茯四。木瀉柴胡三分。煎黃連二分。

加姜棗分兩。係屬分算填。章納川曰。此湯原註不無悞會。蓋不論湯中分兩。僅照藥性表面而論。故李東垣乃醫中亞聖。藥性最屬精詳。四子中尊為第一。其方非深究本屬難知。但升陽益胃湯。確不為補脾胃而設。因內留外邪。濕熱不運。胃口不開。方用此湯。看其所用分兩。大有出入。分兩必須照用。則升陽益胃。所謂輕者浮而升之為也。若分兩加重。則成表補。同用之亂方矣。故其中大有意義。觀黃芪為君。因其有固表之能。陳藏器諸虛用藥門。客熱客寒。均用黃芪。可見黃芪非一定補藥也。況羌獨柴芍亦不輕用。明係以風藥燥濕。又加夏苓木瀉。利濕健脾。而助黃芪之力。然利濕者。中土之害。必傷。故用參甘。只有二十分之一。却不使其補。不使其傷。以守神氣。邪濕雖輕。然脾胃衰極。不能推出微邪。以致固積不解。所以一方之中。用兩法。一法升陽。一法燥濕。所謂偶方也。此用法祛病之偶方。豈可照藥性表面註解。而列於補益之中。大欠深察。後人一見參朮芪甘。便為補方。悞之已久。茲特闡明。未識海內諸君鑒許否。○又濕滯於中。胃口不開者。今醫每以利濕之中。加消食之品。尅伐脾胃。名曰開胃。而東垣除濕之中。尚且防滲泄胃氣。故用此湯扶胃去病。此東垣醫道之高。並非東垣首重脾胃。良由可重則重。豈方方用參朮芪耶。成方具在。可考而知。今者無論有無積食。一聞胃口不開。便用穀麥芽。或焦山查。消伐胃氣。反云開胃。實不知藥性治病之法耳。所插分兩。參夏草

分者一分也陳芪四者四分也木瀉柴三者三分也俟照原方每服三錢之數而分

之原註黃芪二兩人參半兩夏失草各一錢黃連二錢每服三錢加姜棗煎

黃芪兼羅甲散羅天五錢骨朮治虛勞骨蒸肺熱咳嗽食少盜汗黃芪兼羅甲散羅天五錢骨朮

參勞熱此作兩劑加薑煎治虛勞骨蒸肺熱咳嗽食少盜汗黃芪兼羅甲散羅天五錢骨朮

草各二錢半人參肉桂桔梗各章納川曰此湯一劑分兩劑服

秦光兼羅甲散羅治風勞五錢光歸知梅蒿加倍地骨柴胡驚止嗽除蒸飲汗高皮柴胡各

一兩青蒿五葉秦光當歸知母各五錢烏梅五个治暑章納川曰此治肝勞之湯若論

錢數一劑分兩劑服亦無妨也

秦光扶羸湯直柴二錢光驚骨歸參錢半姜棗二錢苑夏草肺勞蒸嗽服之安治肺勞骨

啞自汗體倦柴胡二錢秦光驚甲散蓋本此方除當歸加餘藥○透肌解熱柴胡秦光乾葛為要

劑故胃蒸方中多用之此方雖表裡交治而以柴胡為君

紫苑湯中藏知貝母阿膠一錢五味十參校甘桔各五分肺咳血痰勞熱益治肺傷氣喘

痰吐血肺痿肺癰紫苑知母貝母阿膠各一錢人參校苓甘草桔梗各五分用知母貝母

粒一方加連子○以肺止咳為君故用阿膠五味以清火化痰為臣故用知母貝母

百合固金湯薤草當貝母一錢二地黃麥冬錢半玄桔八喘咳痰血大肺傷生地三錢

湯頭錢數扶微參冬錢半貝母百合當歸白芍甘草各一錢玄參桔梗各八分○大旺則金傷故以五

甘寒培木。不欲以苦寒傷生發之氣也。

章納川曰。燥大旺者相宜。若陰虛濕大旺者。便不相宜。今之治虛損者。不辨宜與不宜。均以養陰清熱之藥。死者多矣。

補肺阿膠

散錢氏

八錢定。五錢鼠糯米。乾鈴。四錢杏仁。肺大盛。順氣生津。嗽便寧。

粘子炒。炙草糯米。各一兩。杏仁七錢。○阿膠利肺。潤痰杏仁。降氣潤嗽。李時珍曰。而乾鈴非取其補肺。取其清熱降氣。肺自安也。其中阿膠糯米。乃補肺者之正藥也。

章納川曰。補肺阿膠散。此症虛大上升。燦金。三焦皆無津液。已為陰火焙乾。病勢不輕。

原方分量未始不可用。因恐病家畏之。故減少一半。尚可效用。

益氣聰明湯

東垣

蔓荊。葛六。參芪。錢草分。黃柏。芍四。升麻三。足氣升陽耳目清。

各三錢。黃柏白芍各二錢。升麻錢半。炙草一錢。每服四錢。○人之中氣不旺。清陽不升。則耳目不聰明。蔓荊升葛升其清氣。參芪甘草補其中氣。而以芍藥平肝。木黃柏滋腎。

也冰

小建中湯

仲景

芍六錢。再加桂子。加芍藥湯。桂薑減半。草一錢。飴糖兩六。一二棗。虛勞腹痛補。

中臟

芍藥六兩。桂枝二兩。炙甘草三兩。甘

增入黃芪名亦爾。再加黃芪兩半。名黃芪建中湯。

湯。不名建中矣。今人用建中者。絕不用飴糖。何表虛身痛效無過。又有建中十四味。陰

我。○章納川曰。痺在四肢。汗出陽虛者。用之。散見肌表。此寒伏。十全大補加附子。麥夏

斑勞損起沉疴。亦有陰虛發斑者。淡紅隱隱。微見肌表。此寒伏。十全大補加附子。麥夏

茯苓仔細。味即十全大補湯。加附子。麥冬。川芎。熟地。肉從蓉。名八味。大建中湯治同。十全除

却苓麥朮。芍地從蓉大建歌。

章納川曰。一方有一方之分量。豈可輕言加減。以桂枝為藥論。芍藥倍於桂枝。治內傷。若芍藥之分量。同於桂枝。則治傷寒矣。錢數多寡之間。治病懸殊。湯名亦異。以此思之。醫不可學。亦不敢學矣。然一法通。萬法通。如此湯之治虛勞腹痛。其病由於氣血皆寒。寒故血凝作痛。夫血分之邪。非桂不達。其性又辛溫而燥。辛溫能散凝積之寒。邪燥又通為脾家之所喜。并佐以生姜之辛潤。以制燥而散寒。又以虛勞之人。豈可用此大溫大表走而不守之品。故重用白芍。斂住脾陰。草姜飴糖。調護陽明胃土。譬之用兵。自固既嚴。則任聽溫表之姜桂。擣動陰中積滯。反成和營之良方。補後天之妙法。不可謂虛人不能服開散藥。苟能配合得宜。陳疴立起。今病家每每不肯服治病藥。喜吃菓子方。或補益藥。殊不知菓子方。服猶不服。尚無大碍。若補益藥。用之失當。反致傷生。誠以補藥補虛而不治病。迨服補藥而不愈。或服補藥而不受。是有病也。何獨知是虛而不知是病。反視治病藥如虎狼耶。余濟世為懷。能不為病家惜。故表而出之。又余於此湯減少分量。實係仿照原方分量。均勻分配。一齊減少。仍與古方相符。試用亦效。



發表之劑

麻黃湯

仲景

中桂枝二杏仁七十甘草兩發熱惡寒頭項痛傷寒服此汗淋漓

杏仁七十枚去皮尖炙草一兩傷寒太陽表症無汗用此發之○麻黃善發汗○桂枝去節

以傷寒必自皮毛入而桂麻又入肺經也○章納川曰此等古方所用分量重則不行於

世輕則無益於病如本方用麻黃至三兩之多或謂古人身體不如今人之弱故分量

極重或云古時斃秤與今時不同殊不知分量可議為不同而古方往往有用附子

枚者則又何說且仲景方治傷寒寒積於胸之三白散用巴豆僅止二分則明明有多

有少氣體戰秤之說臆度可知而如本方乃治傷寒之正方傷寒一日太陽膀胱為病

膀胱屬下焦麻黃乃輕虛上浮之藥若不重用豈能達到下焦今人不敢輕用麻黃者

以其發汗力過大殊不知傷寒本宜汗解不若溫病之不能大汗用得其當則大汗適

足愈病故仲聖用之三兩之多況古者煎藥用大鍋若今人之煎大料補藥煎透後

令病者於一個時辰服藥一碗以病止為度若服一碗而病止則棄其餘並不限定碗

數并不限定料數病止之後傷寒遂不至傳經而自愈現時用藥輕往往傳經必俟十

日之外而病始愈豈不冤哉故余於本方歌括雖仍插入分量而後凡有類乎此者可

以類推

桂枝湯

仲景

治太陽風芍草薑棗各三用

桂枝芍藥生姜各三兩炙草三兩大棗十二枚治

湯頭錢數訣微

卷二

四

聖傷寒論通用。桂麻相合名各半。湯熱多寒少如章納川曰古無藥鋪各散

各湯。醫生藥箱內自備。舊註桂枝湯分量係一料而言。一料可分十劑。今故分為十劑。

其義與古甚合。即與大劑煎一大鍋。一個時辰服一碗之義亦通。蓋一碗仍就一劑之

數。謂古之戕輕。今之戕重。古之一兩。即今之三錢另。此說代遠年湮。實無考究。以理度之。

斷斷不是如此。已於麻黃湯中註之明矣。今凡有一料。分作十劑者。不過明大小數之

錢與兩。以便遇正傷寒用兩。遇雜感用錢。因正傷寒必須全料大劑。且必時時服之。其

病可不傳經而解。雜感每日一劑可也。全料與一劑之用。以此為辨。麻黃桂枝等湯。在

傷寒論係填全料分量。在傷寒書中。不得不爾。後人不知分別。看傷寒論中似乎宜重。

看雜感之中。似乎太重。以致左右莫決。或謂古今人之體質不同。或謂古今戕釋輕重。

互異。各執一詞。即照古之一兩。即今之三錢。零之法減之。三三見九。尚有兩許。仍不敢

用。實不知傷寒與雜症大相懸殊。不但治傷寒之分量不能治雜症。即治雜症之分兩

亦不能治傷寒。易地皆然。其故蓋可思矣。

大青龍湯。聖仲麻黃六。桂草膏姜三。棗杏。麻黃六兩。桂枝炙草各三兩。杏仁四十太陽無汗

兼煩躁。煩為陽為風。躁為陰為寒。必太陽症兼煩躁者。方可用之。以杏草佐麻黃發表

雨降鬱熱煩除。煩躁此方則逆。風寒兩解。此為良。麻黃湯治寒。桂枝湯治風。大青龍兼風

若少陰煩躁而悞服此則逆。風寒兩解。此為良。寒而兩解之。附節菴曰。此湯險峻。今又

用。

小青龍湯治水氣喘咳嘔噦渴利

太陽表症未解。心下有水氣者用之。或喘或咳或嘔

薑桂麻芍甘辛二兩倍半夏

五味乾薑桂枝麻黃芍藥酒炒。炙甘草細辛各二兩。半

章納川曰。予觀仲景傷寒論一書。以小青龍湯治傷寒而傷寒之藥。必須時時服之。我

用全料大劑。以期即解。又觀仲景金匱。仍以小青龍湯治咳逆而咳逆之藥。每日服

一次。故後賢以治咳逆其錢數照傷寒祇十分之一。病亦即解。一方而中兩病。因其病

根則一也。病根同而錢數亦同。不過傷寒一時服一劑。而咳逆一日服一劑。微有區別

試重言以明之。仲景湯所書之分兩皆指十劑之分兩而言也。因傷寒煎一料。一時服

一劑。咳逆煎一劑。一日服一劑。以此兩證合辨。一料非一劑。已可想而知矣。故仲景不

明言。然而何必明言。知湯知藥知錢數之理者。孰不知仲景所填者。係一料錢數也。所

以後賢以治咳逆必以十中取一而用之。可為余所作錢數表之証佐也。後人不及細

解。因見後賢之減錢數以治病。意為古之戕科。與今不同。今人體質與古有異。獨不思

仲聖之論傷寒用小青龍湯。分兩何以重。後賢之治痰飲用小青龍湯。分兩何以輕。苟

知乎此。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知乎此。徒以小青龍為仲景之方。不知一料十劑之

區別。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故用小青龍湯之症。錢數可定而待也。而古湯之分

兩。方方不宜加減者。為此病根同。錢數亦無不同。如可不同。則多而有益。何為而不多。

若少而無損。何為而不少。仲聖不必註錢數。隨後人之斟酌可也。後賢不必以十中取

一。亦聽後人隨便填用可也。可見錢數之於病實有一定不易之道。在欲知一定不易之錢數。必須先知病源。故予謂用藥必先論病。金匱云。欬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蓋咳逆倚息不得卧者。膈間有水氣故也。膈間之水氣。即胸中之痰飲。沾着胃口而嘔逆。則此病在胸膈之間明矣。又小青龍湯者。其中所用之麻黃。原註二兩。係是以十中取一。即二錢也。細辛麻桂為上焦心肺之藥。以一錢入心肺。予於錢數。素本言上焦之藥。用治上焦正數一錢。借治中焦者三錢之數。今之病飲在膈間。而胸膈在心肺之下。在脾胃之上。二錢之數。豈非適合胸膈之處。麻桂用酒炒者。酒能引藥氣并上。使其先入肺中。後入胸膈。所以炙草不用酒炒。不要其同入肺中。恐甘緩留連。致麻黃久停肺中。既使麻桂入肺。又不欲其久停何也。因咳嗽之總機關在肺。其病究在胸膈之中。逆嘔之總機關。究屬在胃。故又用干薑白芍各二錢者。薑芍中焦藥。二錢者。本中焦之錢數。用以保護陽明。蓋姜芍亦用酒炒者。先使其保護胃口。因胃口與胸膈相近。痰噦多粘胃口。則嘔逆。又用半夏五味子各半升者。以十取一。即八錢。用半夏以消三焦之痰病。至如此其痰三焦必皆有也。用五味以斂三焦之正氣。使麻薑桂辛。推蕩痰飲水氣。不耗正氣。此小青龍湯及錢數合病之本義也。湯即藥也。藥隨病用。錢數亦隨病用。相依相伏。而錢數必合於湯義。如湯無意義。一病用一藥。醫之可也。何必合劑。伊尹作湯液瘡病之靈。有過於鍼石者。意義本屬深長。故仲景遵而用之一湯之中。有多端之

與義今者連錢數之大意不知。安望其療病耶。而湯義之明必合於錢數。如錢數不合於湯義。即是不合於病源。錢數無用矣。一錢可也。二錢亦可也。錢數不必用耳。任藥鋪中隨便點放可也。如以錢數不足輕重論。即以小青龍湯言之。譬如半夏五味用二錢。細辛麻黃用八錢可乎。不可服也。如謂方中錢數配藥必有制合。五味應多。桂麻細辛應少。藥乃可服固矣。而錢數之於病。獨無出入。乃病所在胸膈。而胸膈無引經之藥。錢數不作主。將何法使藥入胸膈耶。夫病必須以藥到而病始瘳。今亂填錢數。何能包管其必入胸膈耶。如謂消痰飲之藥入咽過胸。而胸中之痰飲可消。吾知其斷斷不能消也。如曰可消。而下焦之病。乃藥下咽入胃。而磨煉消化而變尿變糞。其藥已無藥之本性矣。下焦之病。而藥不但不能到。而且不能過。其病豈非不能愈乎。如無論何臟何腑之病。藥到脾胃能愈。不必論其達病所與否。必無此理也。如曰有此理。用藥如用兵。然試以兵比之。病強盜也。藥兵將也。今以強盜羣聚一城。以為禍。使兵士剋之。而兵士但於其城外走過一次。能剋乎。即走過十次百次。亦不能剋也。必須以久攻直入。然後可毀其巢穴。而獲盜首。以解脅從。其盜乃平。如此則飲藥但過膈間。將何法使藥直入病所。而愈其病乎。試問彼不信錢數之理者。胸膈飲病之錢數。必何如填法。可直中胸間病源。倘能說明。愿甜拜而受之。余謂細辛麻桂各用二錢者。適中胸膈之病。其理甚精。姑不明言。待將來註別項醫書內。再行詳論。若於此下。即詳盡言明。閱者看過一遍。仍不

深會於心。不深會。仍屬無用。不如不即明言。或者反能細思。何法使藥直入之理。而能豁然貫通也。○余於此書註成之後。有友人謂先生既挾千古不傳之秘。留此直達胸膈之法。秘而不宣。不成全書。在知者因知。先生苦心作養。俾讀者歸而求之。之深意。在不知者。反謂先生亦不知此理。故作疑陳。以欺人。余聽其言。而故於直達胸膈之理。復詳舉而盡言之。蓋藥入咽。必先入胃。何臟之藥。由胃氣必先送入何臟。然亦有不合法。而送不到者。亦有此臟之病。欲送其此臟。若錢數及各藥配合不得法。而偏合於彼臟之法者。則送於彼臟矣。其病不變。幸耳。安望其愈耶。今言麻黃二錢。因一錢為肺藥之錢數。今用二錢。既非入胃。又非入肺。故服後胃氣僅送到胸膈而止。因二錢之數。重於一錢。是以僅能送之肺之下。胃之上也。豈非用麻黃二錢。正所以治胸膈之錢數耶。又有謂麻黃用至二錢。氣必濃厚。運送必效有力。何致反難達到肺部。殊不知藥重。則汁亦隨之而重。氣為陽。味為陰。氣厚者浮而升。味厚者沉而降。用二錢。則氣雖厚。而味亦厚。互相牽掣。適獲其平。欲其達到何處。仍仗分兩為主也。又今之治痰咳。用小青龍湯者。其錢數比十中取一之錢數更減。以致藥輕不達病所。所以少有愈者。祛飲不盡。故也。錢數之義。不可不究。有如此者。又諺云。麻黃不上錢。而不知有五味子配合。致於無妨。制配之道大矣哉。格物之功也。否則仲聖豈肯遵伊尹而學其湯頭而治病耶。亦即事理之淺者。必不佳。八卦之深奧。亦是配合功夫。能知過去未來。而方藥之配合。治

病最靈無有謬云。好像吃藥一般靈。如服之不動不變。此等藥方最無本領。

查湯頭歌訣無論舊木板新石印姜桂麻芍草平均是二兩與錢數表之法相符當

時汪詛菴亦必合準

葛根湯仲內麻黃三二味加入桂枝湯葛根麻黃為主藥桂芍草二姜棗三桂枝芍藥各二兩

也加葛根十二兩此桂枝湯輕可去實因無汗中風表實故汗不得出十劑必有汗加葛

無麻黃名桂枝加葛根湯仲景治太陽有汗惡

升麻葛根湯錢升麻三葛芍二錢草一錢升麻三錢葛根芍藥二錢炙甘草一錢○輕前

則陰氣虛故加芍藥斂陰和血升陽明發熱頭目疼無汗惡寒均堪倚不得臥等證亦

治時疫與陽斑痘疹已出慎勿使虛其表也

九味羌活湯張用防風蒼朮錢半白芷芍芎地甘錢細辛五三陽解表加姜葱羌活防風

一錢白芷川芎黃芩生地甘草各陰虛氣弱人禁用加減臨時在變通

十神湯方裏葛升麻陳草芍蘇白芷加麻黃赤芍兼香附時行瘟疫感冒效堪誇十神湯先

華向無錢數不敢善擅然十神湯脾胃表藥分量照中焦堪用可也

神木散局用倉朮錢平草藁芎芷羌半蒼朮二兩炙甘草細辛藁本白芷川芎各走一經祛

風濕太陰倉朮少陰細辛厥陰少陽川芎太陽羌活法藁本陽明白芷此風寒泄瀉總堪

賞太無神木散太無丹即平胃散加入菖蒲與藿香陳皮為君二錢蒼朮厚朴各一錢